



大山雀 的博物旅行

漫步春野

张海华 文/摄

几年前，买过英国的博物学家威廉·霍顿（1828—1895）的两本书，分别是《博物学家和孩子们的乡村漫步》和《博物学家和孩子们的海边漫步》。这两本小书都以随和、亲切的口吻，讲述和孩子们在乡野散步时所见到的那些野生动植物，读来饶有趣味。

我算不上博物学家，顶多是个经验还算丰富的自然观察爱好者，认识不少本地的常见物种。这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乐趣，因为哪怕只是到郊外散个步，也能注意到很多常人不大留意的有趣的事物。

在这温暖的春日里，去宁波的乡村走走，来一次“博物踏春”，会有哪些美丽的邂逅呢？

“躲猫猫”的家伙

3月底的周末清晨，独自到奉化江口街道的乡村走走。以前我去过那里一次，发现那地方有很多藕田——当然，在秋冬与早春，荷叶凋零，田中空空荡荡，相当于成片的湿地。我想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或许可以观察到不少鸟类。

那天我带着双筒望远镜与摄影器材，刚走到村口，就听到响亮的“啾！啾！”的单音节的鸟叫声。黑脸噪鹛！它的声音我太熟悉了，最近去东钱湖、四明山，经常听到。循声抬头一看，果见几只黑脸噪鹛在民房旁的树枝上跳来跳去，它的上面还停着一只棕背伯劳。这只伯劳沉静而威严地站在最高处，但有只黑脸噪鹛不知怎么回事，竟“啾”地一声突然蹿了上去，硬生生把伯劳给顶跑了。

跟大家熟悉的画眉一样，黑脸噪鹛也是属于画眉科的鸟，这个科的鸟通常擅长鸣叫，只不过有的婉转动听，有的喧闹嘈杂不堪听。顾名思义，黑脸噪鹛的脸部是整块的黑色，以致于经常看不清它的眼睛。它的羽色很低调，几乎全身都是暗褐或灰色，不过臀部的棕色覆羽还是很明显的。

我举起镜头，对准了其中一只黑脸噪鹛。不过这家伙老是在枝丫间钻来钻去，相机几乎没法对上焦。很快，它们飞到了藕田旁的小树林里，依旧大声叫嚷。我悄悄尾随而至，但这些家伙警觉得很，从来不肯在裸露在外的空枝上稍作停留，老远见我过来就往树冠里钻，完全没法拍。

我也失去了耐心，决定不再跟它们“打游击”。这时，忽然听到藕田中传来连续而响亮的蛙鸣声：“呱呱！呱呱！”这是黑斑侧褶蛙的雄蛙在鸣叫。我刚往声源的方向靠近一点，这家伙就不叫了。一开始我找不到它，后来改用望远镜仔细搜索，才终于发现水面上的一小脑袋。它的一双眼睛像潜望镜一样，警惕地看着前方。我不敢过于靠近，先用长焦镜头拍了一张，然后才猫腰悄悄接近。谁知，这家伙悄无声息地将身子往水下一沉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看来，玩“躲猫猫”我还真玩不过它。我只好离开，去找找其他东西，大概一刻钟后，“呱呱！呱呱！”它又在叫了。我怎么听都觉得它似乎在嘲笑我。

前面有一片收割过的水稻田。忽听“嘎，嘎”的两声，几只鸟慌张地从田里快速起飞，到了高空来一个急转弯，飞向远方。它们是扇尾沙锥，属于鹬科，是我们这里的冬候鸟。这鸟有个习性，即当觉得危险临近时先静伏不动，到实在忍无可忍时才突然“嘎”的一声突然起飞，常把人吓一跳。我知道，附近一定还有隐蔽在稻田里的扇尾沙锥。于是放慢脚步，仔细观察，果然，很快看到两只扇尾沙锥静静地站在干枯的稻茬旁，似乎对自己羽毛的保护色颇为自信。我心里暗笑，哈哈，终于有玩“躲猫猫”不成功的家伙了。



扇尾沙锥

田边的博物观察

附近小树林中有好多小鸟，到处都是“叽叽啾啾”的声音，麻雀、白头鹎、灰头鹎（音同“吴”）等特别多。我用望远镜随意看，忽然注意到树枝上的一只鹎的眼睛上方有黄色条纹，原来是一只相对不大常见的黄眉鹎。

林下地面上，白花堇菜盛开。春天是堇菜属野花盛开的季节，常见的还有长萼堇菜、紫花地丁、犁头草、紫花堇菜、如意草等。以前我见到的白花堇菜，其花瓣几乎都为白色，只有下方的花瓣上有紫色条纹。但我注意到，这里的白花堇菜，花瓣上都有明显的紫纹，只不过上方花瓣的紫纹颜色较淡，下方的颜色较浓而已。

走出树林，继续在田野中散步，紫云英与油菜花正在盛开。我蹲下身来拍一丛紫云英，也真巧了，就在按下快门的瞬间，刚好有只蜜蜂飞过一朵花的上面，一下子让画面变得生动了起来。有时候耐心等待也未必拍到这样的照片。

田间野花很多。蓝色的阿拉伯婆婆纳随处可见，开黄花的石龙芮喜欢生在水边，树底下还有几丛珠芽尖距紫堇。密密麻麻的通泉草长满了田埂，它们的小花呈白、紫、黄三色，下面的花瓣非常宽大，像是一个微型停机坪。同样成片开放的还有稻槎菜，无数金黄的小花，在阳光下亮闪闪的很显眼。这是一种菊科的植物，植株微小而低矮，不过既然是一种“菜”，想必是可以吃的。回家上网一查，果然发现有网友说，其老家的人常大量采摘春天鲜嫩的稻槎菜，做成腌菜，“食用时将其清洗，切碎，与腊肉、青椒粒爆炒，口感咸香四溢，是很好的下饭菜。”

最近我开始关注野果，那天在村口看到，一种藤本植物缠绕着一株树，这种植物的黄绿色的果实像一颗颗小橡子，二三十颗簇生在一起，还挺好看的。回家后翻《浙江野果200种精选图谱》，方知这种植物是蛮有名的中华常春藤，属于五加科的，全株可药用，能祛风活血、消肿。这也是一种优良的适合作为垂直绿化的植物，球形的果实完全成熟时为橙黄色，很悦目，不过有毒，不能食用。

水田中黑水鸡与白鹭不少，都在低头觅食。白鹭的脑后已经长出了两个长长的饰羽——这是它们的“婚羽”，说明繁殖季节到了。白鹭们很聪明，常在浅水中不停抖脚，以惊动小鱼，乘机啄食。此时，高空有只身形较大的鹭飞过，拍下来一看，是一只苍鹭。苍鹭通常不光顾内陆农田，看来它是路过的。又一只鹭飞过，原本以为是白鹭，随手一拍，发现竟然是大白鹭（按照体形大小，有白鹭、中白鹭与大白鹭之分），其眼睛前面为蓝绿色——这被称之为“婚姻色”，只有繁殖季节才有。

这一带还保留着不少天然的河道，河岸没有驳坎，水边有不少盘根错节的野树，看上去风致嫣然，很有古典绘画的意境。在一条小河对岸的草丛中，有只白胸苦恶鸟（跟黑水鸡一样，也是属于秧鸡科的鸟类）在一个劲地“苦恶，苦恶”地叫着，这是雄鸟在求偶呢。远处，偶尔传来“咯，咯”的响亮叫声，这是环颈雉（俗称“野鸡”）的雄鸟在叫，或许是在宣示它的领地。

回家后统计了一下，那天一个上午，看到（或听到叫声而确认）的鸟，总共有19种。

我常感叹，小时候很好奇，可偏偏无从知道身边的那些鸟儿、野花、青蛙等动植物的名字，写作文时老是无奈地写“不知名的小鸟”、“不知名的野花”之类。如今，通过多年的观察、拍摄与学习，终于逐步了解了它们的名字乃至习性，这种感觉非常好。

当然，所谓“感觉好”，我的意思不是说自己很博学，因此洋洋得意；而是在于一个人一旦熟悉了身边的动植物，那么他就能处处真切地感受到每一种独特的生命的脉动，既欣赏它们的美丽，也了解每一个物种生存的不易，甚至很想为它们做些什么，让它们能永远自在地生长。因为，爱它们，爱这些无言的生命，正是爱我们脚下的大地，爱养育我们的乡土。



盛开的紫云英。